後紅樓夢/第08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話說寶玉聽得麝月告訴他說，瀟湘館花門上插了竹枝兒，大約就是晴雯的記號，可以進去見黛玉說話的意思。那寶玉聽不得一聲，就飛風地跑進大觀園去了。麝月也便暗暗地跟了他走。

誰知寶玉趕到那裡，遠遠地一望，並沒有什麼竹枝兒。隨後麝月到了，寶玉就埋怨她撒謊。麝月道：「我怎樣撒謊？想來晴雯在那裡也就實在地為難，不要她那裡又有什麼人進去，故此晴雯插上去又拔掉了。」正說著，只見瀟湘館里一群人出來。原來是林良玉到了，先叫人來報信的。麝月過去打聽明白，就暗暗扯寶玉回去。寶玉只得怏怏而返。

且說良玉與同榜解元姜景星十分意氣相投，路上因他病了，故此耽遲。今與他同到京師，就請他在新宅同住。這姜景星祖上也是個世家，父親姜學誠做到翰林院學士，年老回籍，夫妻雙亡，單留下景星一個，家業很好，並無叔伯兄弟。

這姜景星十四歲上就入了泮，名噪上林，屢試冠軍，共推名下之士。因與良玉同學同年，彼此俱無兄弟，就便八拜同盟結為異姓骨肉。良玉一心一意要到京后告訴賈政，將黛玉許配給他，也就入贅同居，完伊孝友的心愿。

景星亦久聞黛玉才貌，十分企慕，也曾在良玉前屢屢說及。良玉也允，只等賈政一允，彼此立便圓全，這件事真是兩下里拿得定定兒的。當下良玉、景星一同到了新宅，行李收拾自有王元等照料。良玉便吩咐王元：「小心伺候姜大爺，待我往榮府去了回來再說。」說了，良玉即便過來。

賈政聽見了，喜歡不過，先叫賈璉迎接出去，也叫寶玉、賈環、蘭哥兒出來。賈璉陪了良玉到賈政書房，賈政就走出來去拉了良玉的手。可也奇怪，雖則是林如海的嗣子，到底嫡親侄兒，面貌也十分相像，賈政免不得揉揉眼。

良玉先跪下去請了安，隨後與賈璉等都相見過了。賈政道了賀，良玉也回賀了寶玉、蘭

哥兒，問問太太及那府里各長者的安。賈政也問些路上的辛苦。

賈政道：「你尊公那麼為官，就那麼著歇手。皇天有眼，原該出個人兒，外甥英年高中，正是發兆之始。只是你尊公尊堂不能看見，連咱們老太太也不能看見。我今日看見了你，心裡頭也不知怎樣的傷呢。」

良玉道：「外甥早失怙恃，毫無所知，叨蒙天恩祖德，外家的庇蔭，中一名鄉榜，僥倖微名，只有惶愧。外甥南邊毫無依靠，現今只有子妹兩人，故此想近著舅家，住家靠傍。此後全望舅舅的教訓，使外甥成一個人，連外甥的祖父爹媽在九泉下也還感激舅舅。」

賈政聽了，也著實地喜歡，就說道：「好外甥，你舅舅懂得什麼！雖則小時候也算讀過書，但念書的功夫哪曾用到，全仗著祖上功勛，天子的恩典，就現現成成地上了仕途。說起天恩祖德，真箇地厚天高，何曾有分毫報效。」又指著寶玉同蘭哥兒道：「就是這兩個孩子，更懂得什麼，也叨天恩祖德中了舉。那裡趕得上你，難為你少年英俊，更這樣謙虛老成。好，你尊公、尊堂也在那裡歡喜了。我雖則上了年紀，精神也還好，你有什麼事但凡我幫得的，你儘管告訴我。」

又指著賈璉道：「璉兒，你外面事情上還懂得，往後林表弟那裡有什麼事，你就當我的事一樣，不要外視了。」賈璉便答應了一個是。

這裏賈政指寶玉的時候，良玉就將寶玉細細地打量了一番。想道：「這個寶玉就是銜玉而生的這個了。看他神含秋水，眼注春星，真箇飄飄然有凌雲之氣。便細細看去，再看他的舉動，不啻上人洞的神仙一般，差不多景星兄弟也被他壓了幾分去了。外貌如此，這樣有夙根的人兒，胸中一定是不凡的。可惜他已經有了親、圓過房，不然就便親上結親，豈不是件好事。還虧了這時候有景星兄弟在彼，家世人才，與寶玉兄弟比並起來也算個瑜、亮同生。」便站起來道：「外甥女在此承舅舅、舅太太的恩養，外甥時刻感念。外甥要請過舅太太的安就去看看妹子。」

賈政就站起來道：「很好，就該快快地進去。通是自家的人兒也不用通報，孩子們就同進去，回來到這裏吃飯吧。」

這裏寶玉見了良玉分外覺得親熱些，又看了林良玉一表不俗，英俊非常，心裏十分欽敬，就當先拉了良玉的手一直到王夫人房裡來。那良玉眼快，一眼望去，先望見了兩個絕色

的閨秀。

一個年紀稍雅，頭上珠串長垂，身穿紫墨色顧綉貂鼠披風，項帶串如意結線雲肩，下圍水綠色花綉銀鼠皮裙，五短身材，瓜子臉，眉清目秀，顧盼生光。

一個年紀略長些，尤覺得容華絕代，生得面如滿月，眉若春山，體態莊嚴，神情嫻雅，頭上滿貼翠翹，項帶連環金鎖，身穿燕尾青五色灑線天馬皮外蓋，下系大紅縐穿花百蝶皮裙。這年小的在前，見了客來就掀簾進去。那年長的在後，也就一同地進去，差不多連鳳鞋尖也看見了。原來就是喜鸞、喜鳳兩個。這良玉見了，真箇如嫦娥下界，玉女臨凡。然他到底是大家子弟，知道這賈府里的規矩，卻就站住了，等寶玉先進去告訴。自己只暗暗地出神，想著：「這兩個必定是舅舅處的表妹，不知曾否定有姻緣？」心裡頭不免胡思亂想。

少停，寶玉便揭開帘子請表兄進去。良玉見了王夫人，請了安，敘了些寒溫，王夫人就叫賈璉陪著瀟湘館去。那良玉十分周到，先叫人跟了蘭哥兒往平兒、李紈、寶釵處問了好，隨後便同賈璉到瀟湘館來。黛玉見了，免不得兄妹兩人抱頭痛哭一場。真箇的，天涯骨肉死後重逢，不由人不十分傷感。虧得賈璉在旁再三勸住，方才收淚坐下。

紫鵑、晴雯也過來見過，良玉也知道從前這些光景，也著實地慰勞了好些語言。良玉便將南邊如何光景、路上許多事情、新宅里約略的規模告訴黛玉。黛玉也將王元如何得力、自己如何拿主之處，逐一告知，良玉十分快慰。

良玉便說道：「妹妹光景已十分好了，我想稟明了舅舅、舅太太，就接過去。一則兄妹聚首，二則那邊的事情也煩，為兄的十分摸不著，全仗妹妹拿個主意。」

黛玉沉吟道：「我呢，原是時時刻刻地望哥哥來，只想哥哥到了，一會子就搬過去。況且間壁在此，我就過去了，回來看舅舅、舅太太也便。倒是一件，等哥哥娶了嫂子，我那時候過去覺得更便些。」良玉便笑一笑道：「這也何必。」

賈璉也說道：「表弟才到，那邊雖有王總管，諸事停當，到底要料理一番。倘如表妹此刻就搬，總欠妥當。況且老爺、太太的意思是始終不肯放過去的。表弟、表妹倘一會子就說這個話，怕他兩位老人家怪起來，只說表妹往常在這裏像是住得不舒服的。往後表弟有事終究一牆之隔，如同一家，如管家們進出回事，原照先前一樣往來，有什麼不便

呢。」

良玉聽了，心裏著實躊躇好一會子，方才說道：「我而今想得一個兩便的法子。聽說這裏正靠著那邊的絳霞軒內小書廳的抱廈，不若在牆間開通了，不但我兄妹兩人便當，就是兩位老人家也便於過去。妹妹可將憲書看看，定一吉辰。」

黛玉便翻開憲書，合了他兄妹的年庚，又說道：「多年老牆也要兩家順利。」也就合了這邊的年庚，恰好的明日最妥。就托賈璉回上舅舅、舅太太。賈璉就叫周瑞回去。周瑞即刻回來道：「回過了，說很好。」

良玉大喜，即便吩咐親隨小廝金斗兒，叫他快快地告訴王元。這金斗兒立刻去了。良玉又將義弟姜解元如何英年妙品，如何飽學高才，如何同學同年一路同來，異姓骨肉現在同住，賽過一人似的，現在尚未締姻，要在春闈后定見的說話，逐一地說起來。這裏黛玉、賈璉、紫鵑、晴雯也都猜著了良玉的意思。

黛玉便心裏暗想道：「好笑我哥哥不知我的主意，我便是寶玉也撇盡絕了，如何還知道什麼姓姜的？你這番的選擇可是枉費了心機。」

賈璉便想道：「他家現有那麼個配對，我們寶兄弟還有什麼想頭，只可惜這一分天大的妝奩，這府內沒時運消受。那姓姜的也不知前世上修了幾世，得了這麼個便宜。那寶兄弟便罷了，這門親事不成，將來這府里的過日子，叫我還怎麼樣的打把式呢？」

紫鵑便想道：「咱們的姑娘也受這寶玉的魔難夠了，只說道除了寶玉就沒有別的人兒配上她。而今好了，真箇大爺在南邊招了一個好的來了，也壓著寶玉，替咱們吐氣。」

晴雯便想道：「林姑娘真箇的依了哥哥跟姓姜的，撇下寶玉了。你要乾淨，你真箇的姓姜的也丟開才好。你同我雖則一樣的擔個虛名兒，我倒不是那有始無終一心兩意的。林姑娘，我從今以後只替寶玉瞧著你便了。」

不說眾人各有一個想頭，那林良玉還只把姜解元不住口地贊，眾人也只聽著，沒個人駁回他。

正說間賈政叫焙茗來請用午飯，良玉就別了妹妹來到書房，陪賈政用了午飯。賈璉在座

相陪。這賈政說起林如海夫妻的舊話，又傷了好些。良玉也將黛玉近來身子大好說了，站起來謝了舅舅。賈政拉他坐下，良玉就便又將姜解元人才品貌、家世交情逐一地說起來，末后就將要與黛玉聯姻的意思露出，料著賈政聽聞一說便妥的。

誰知賈政支吾牽強、左避右掩的，說到了此事，就便說起別的話來。良玉心下十分疑惑：「難道舅舅不曾見他這個人？我何不同了他來先見一。」就說道：「這個姜盟弟與外甥八拜至交，也就如舅舅的子侄一般。他今日原就要具兩個年愚侄通家子侄的帖來拜見，只怕冒昧了，故此先叫外甥來稟一聲。外甥明白同來，務求舅舅見他一見，外甥面上也光彩，就便看看他的人兒，試試他的才情學問。」

賈政便道：「這個，外甥且慢著。我而今呢，原也很怕應酬。

況且他們少年高第的人兒，如何看得上我這個老頭子。就是你妹妹的姻事呢，原也是該打算的，但則是論起次序來，也該你的親事先定見了。況且你尊公尊堂留下這個女孩兒，老賢甥既然與我商議，也不可草草著，這件事卻慢慢地商量。」

良玉聽了，十分詫異，也猜不出賈政的意思。只是心裏怪摸不著的，口裡卻又不便駁回他，就站起來道：「那府里、薛府里、南安郡王府里，外甥通沒有去，回明了舅舅，外甥就要過去。」

賈政道：「很該就去，你尊公的世交，我都替你開下個單兒，寫明稱呼，該會的也曾打過圈兒。」

賈政就在紫檀小書架的雕花抽屜內取一個梅紅的小摺兒，遞給良玉，說道：「地方原也多，若是不去走走，人家也要怪。但則路上辛苦，又且臨場，倒也不要忙著，分幾天走走就是了。」又叫林之孝進來，說道：「把我那一輛軟替車兒套過去，帷子、牲口通要檢點，馬上就套起來送過去，伺候林大爺，連趕車的統留在大爺那裡使。」再叫吳新登同了跟班：「怕南邊來的小子們道兒不熟，從前姑太爺到京你也跟過班，這摺子上的你也指著大爺瞧瞧。」林之孝、吳新登應了下去，良玉便謝了賈政出門拜客不題。

且說賈政回到上房，在王夫人面前很誇良玉，末后將姜解元的話及自己回他的

話說起來，好生不快活。王夫人道：「老爺說個次序兒的話極是，林家外甥的親事原也

是個時候了。憑怎麼樣他上頭沒有什麼人，你親舅舅原該拿個主。我倒想著，喜鸞這孩子同這個外甥年紀、人才倒也相配。咱們何不親上做親。等他爺兒兩個做了咱們家上下輩的女婿，這麼著也慰了老太太的願，也稱了你兄妹的情，你看怎樣？」賈政點點頭，道：「很好，咱們而今就定了。但只咱們是個女家，不好先講。怎麼吹個風兒，等他來求咱們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這麼怕南安郡王爺不出來么？」賈政也點點頭。

那邊林黛玉處真箇到第二日就開通了門，王元回話也很便，黛玉事情更煩，也虧得紫鵑、晴雯兩個人的幫襯。黛玉看見伺候姜景星的帳同他哥哥的一樣，家人們說起姜大爺也就同主子一樣。

黛玉不覺地暗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我哥哥若為結義情分上這也盡該，若有別的意思兒在裡頭也就好笑極了。」紫鵑、晴雯也要試試黛玉，偏將姜大爺的帳零零碎碎地盡著回起來。黛玉也明白她兩人的意思，也順便地玩玩她，就說道：「姜大爺既是大爺吩咐的，要怎麼樣伺候就那麼樣便了，敢說他不是主兒？」

這紫鵑、晴雯探了這個口氣，明明是黛玉順著哥哥，心上有這個人了，寶玉還有什麼份兒。紫鵑尚在猜疑，唯獨晴雯直性，著實的相信了，替寶玉恨起來。便嵌起字眼來道：「咱們林大爺原也為人義氣，這姜大爺也太便宜了他。若是沒趁了大爺便，難道他坐了西洋船來的？不是大爺那麼護著，差不多要趕他出去。就算咱們姑娘順了大爺的意，他自己也想想，到底算咱們哪一宗的主兒？」

紫鵑聽了個個字針鋒相對，禁不住笑嘻嘻地拿眼睛看著黛玉。黛玉也笑起來，想道：「你看這兩個丫頭一響一啞的拿字眼兒刺著我，等我索性玩她一玩。」也笑道：「倒也不是這樣講呢，左右這一家子大爺是個主兒，他若拿個主，這林家裡的事誰還拗過他？他同這個姜大爺好，就分一半給他誰攔得住？要算個主兒他就是個主兒。」紫鵑、晴雯聽著，越信黛玉屬意在這個姓姜的身上了。

紫鵑便想道：「論起來呢，小孩子的時候大家玩玩兒，也沒什麼別樣的。況且寶玉現今配定了，難道把林姑娘反給他做個二房？這林府上何等的勢分，正正經經的原該替另擇婿，不過寶玉枉自地苦了一場。你這個苦只我知道便了。」

晴雯便想道：「林姑娘，我倒不知道你這個人就狠到這樣呢！你要而今這麼樣，從前何必那麼著。你這個心孔里巧得那麼樣，你就單把寶玉的情兒忘記了。你到底也想想，到

底寶二爺差待了你什麼來？他把他從前到后那一番的苦處全個兒撂下水裡去了，你也太狠，你也太糊塗。從小兒知心著意好的怎麼樣似的，撇得乾乾淨淨，單聽了你哥哥的一席話，就把什麼姓姜的待得那麼樣。好個女孩兒家，臊也不臊？主兒主兒叫得那麼響，我也不是這屋裡的人，散的時候也快了。」便訕訕地一直走了出去，這黛玉只管笑。

忽見良玉走了過來，敘了些閑話，兄妹兩個又密密切切地說了好些時，說了又笑，笑了又說，通不知講些什麼，良玉又過去了。原來林良玉著實地為喜鸞出神，細細問了黛玉。黛玉也早有這個心叫他托南安郡王求親：「這裏面的事情總在我。」良玉即喜喜歡歡的去了。

良玉又同了姜景星來拜見賈政，賈政上衙門未返，寶玉、蘭哥兒出去相陪。大家敘些年誼，姜景星見了寶玉，自嘆不如。寶玉見了景星也駭了一跳，便想到：「原來秦鍾之外，還有這麼樣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才，又是新科解元，名馳四海。」心裡頭也自嘆不及，便同著蘭哥兒格外地殷勤接待。

那姜景星十分謙恭，不肯就座，要上去請老伯、伯母的安。寶不不敢叫人進去，只得同景星進去回明了出來，方才坐下。王夫人也悄悄地在簾縫裡張著，看見這位姜解元同寶玉坐著，就如瓊林玉樹互相照映的一般，心裡頭又喜又惱。喜的是外甥識人不錯，惱的是要來奪黛玉的婚姻。外邊談了一會就別。臨走又握了寶玉的手，約他朝夕會見。寶玉也割捨不得，說明日回過了家嚴，一定早來的。

到了明日，賈政差人致意，寶玉、蘭哥兒也就過去。那南安郡王真箇的擺了全付執事來拜賈政，替良玉求親。賈政大喜，立即依允。一則得了快婿，二則親上加親，不怕黛玉的親事不成。哪知良玉心裏早定定地要把黛玉許字姜景星了。

這裏賈政為著喜鸞的親事，見系南安郡王玉成，沒有人配得這個大媒，也就請出北靖王來。到了吉期，都不敢驚動王爺，只王爺門下的頭等官兒代王爺送帖行禮。這裏賈政公服迎于大門之外，只請賈赦做陪。那林良玉也自己做東，就請姜景星陪宴。說不盡的彩舞笙歌，山珍海錯。黛玉也喜歡得緊，卻暗暗裡觸起亡過的父母不能看見。喜極了，倒反掉下些眼淚兒。

從此以後喜鸞就不到黛玉處來，連喜鳳也來得稀了。只有寶玉還出了神似的，早早晚晚去望什麼竹枝兒，連影響也沒有。晴雯自從心裡頭怪著黛玉，也不把麝月的暗號放在心

上。就真箇沒有人的時候也不去插什麼竹枝兒。連黛玉叫著也只懶懶地愛動不動。黛玉心裏明白，只管暗笑。

此時寶玉總覺得無精打彩的，也沒有什麼消遣，只好遇空去會會林姜二人，倒也談天說地論古道今，以至詩詞歌賦，件件都講。這賈政雖則心裡頭厭惡著姓姜的，也聞得公卿大老俱誇他的才學，實是第一個不凡之才。不說金馬玉堂中人，就便進了翰林衙門也是數一數二的，倒把賈政暗暗裡折服倒了，也只得去回望他。

這姜解元偏偏地執子侄之禮甚恭，賈政很過不去，心裏想道：「這麼一個人才，普天下選他不出，又是個未定親事的。兄妹份上求也要求他，怎怪得良玉願意。寶玉到底比得他什麼來？只是外甥女果然配了他，寶玉這個孽障便怎麼樣！」以此也樂得寶玉去親近他，長些學問也好。因此寶玉不往園裡來，便往那裡去，同姜景星好得很，做了八拜至交，真箇無言不盡的。

這姜景星也一心註定了林黛玉，要想問問寶玉，苦無其便。不期這日說起：「良玉已出去許久，怎麼還不回來，不要反往我們瀟湘館去了？」姜景星裝做不知道的說道：「他一個人往那裡去做什麼？莫不是約什麼朋友在那裡，再則府上那館里現在住著什麼人？」

寶玉聽了，心頭一撞，面上一紅，很怪他不該問，卻又不好不告訴他，只得說道：「這就是舍表妹住在那裡。」景星就問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不是我們這一個義姊么？」

寶玉心裏更不受用起來：「怎麼我的林妹妹，他又無緣無故橫進來叫她姊姊。」益發不能駁回，便勉強地道：「是了，正是舍表妹了。」

這景星得了一個話頭，又問進來道：「兄弟只聽得良大哥說，我們這位姊姊聰明絕世，書無不讀，胸中筆下賽過從古才人，還有絕大的經緯才情，賽過計倪內經、陳平六齣。可見天地間靈秀之氣鍾于女子，我輩還算得什麼。二哥處想有令表妹的筆墨，可否把一兩件給兄弟瞻仰瞻仰？」

這寶玉聽見了，越發地惱起來，想道：「他稱個姊姊已過分了，還可惡得很，竟稱『我們姊姊』，實在的可惡極了。」只得說道：「我們這個舍表妹雖則長於筆墨，但從不許人攜出隻字。若外面有人提起她的名兒，她就要惱的。」景星便自己知道造次了。又想是果真黛玉性情如此，也不疑心寶玉另有一番醋意在裡頭，就說道：「原來這樣。」寶

玉就很不快活，別了回來，招雪芹閑話去了。

一連幾日通不過去，也就懨懨悶悶地害起病來。大夫也盡著瞧，說是肝界上很不舒服，心氣也短。慌得賈政、王夫人心裡頭十分煩悶，明知他不能進場去了，只得叫寶釵慢慢地哄著他。只叫蘭哥兒跟了景星、良玉結實用功，打點進場去。

一日，黛玉正與惜春談道，聽說良玉過來，惜春連忙迴避了。

良玉坐下來說了些家務話，隨後又將喜鸞的下聘、過門日期相商；又托她將應辦的事逐一逐二地分配起來，又說南邊還有一起的斯文朋友著實相好，隨後也都要到了。一個白魯善於書法，又有萬有容、章禹門精於山水花卉，還有言泗水、張昆生、杭三泉、杭四泉長於詞曲音律，一齊送安家的，這班朋友到來怎樣的分院安頓。又道：「還有一件頂要緊的事，要煩妹妹。」說罷便在靴桶里抽出一個小小梅紅封兒，封兒內再抽出一個摺帖兒來，未知摺帖上寫些什麼，煩黛玉怎麼樣的辦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